

汤炳正书信集

汤炳正

世洪、红玉。

我从贵阳回来之后，身体还好，不必
挂念。小波回家，应已告知一切，故未写信
给您们。

临时电视剧本，经过他们讨论之后，
准备如何处理，我一直在念着，如能拍成
话多好。您们做^意生的规划，现在进行
如何，这是当前的“热门”，但也要胆大
心细，缺一不可。

① 小波到党校后，来了一封信，但没^寄校
地址，并未告我。我回了一封信，只写^寄校
未知能否收到？

我在贵阳时，只见到小冬，而未能见
到小丽，甚是遗憾，即祝
健康：并祝

小波、小丽、小冬 万事如意！

汤炳正 十月九日

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汤炳正书信集

汤炳正

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汤炳正书信集/汤炳正著;汤序波整理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
2010.4

(大象人物书简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47 - 5806 - 5

I. 汤… II. ①汤…②汤… III. 汤炳正(1910~1998)—
书信集 IV. K825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4024 号

汤炳正书信集/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著 者 汤炳正

整 理 汤序波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毛 路

封面设计 王晶晶

出版发行 **大象出版社**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行科 0371 -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- 63863572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 × 960 1/16

印 张 23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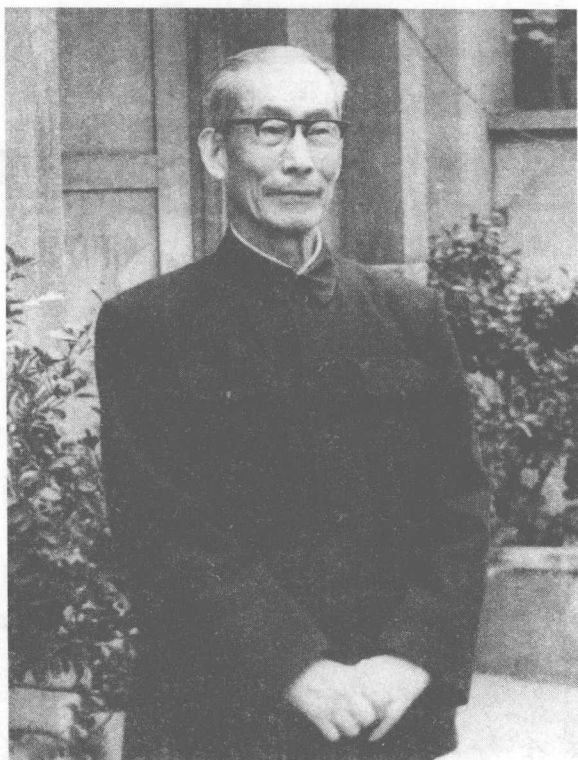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310 千字

定 价 36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65957860 - 351



汤炳正小传

汤炳正（1910—1998），字景麟，斋名渊研楼，山东荣成人。语言学家、楚辞学专家。20世纪30年代曾受业于章太炎先生，被章先生称为『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』。历任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讲、南充西山书院教授、国立贵州大学教授、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教授、《大公报》重庆版特约记者、川北文学院教授、川北大学教授、四川师范大学教授，并曾任首届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和中国诗经学会顾问。重要著作有《屈赋新探》、《楚辞类稿》、《语言之起源》以及《剑南忆旧》等。

四川师范大学公用笺

景华胞兄如晤：

去年候玉返蜀，带来礼物及大函，以及诗词数首，兄之生活情景，宛然在目。信中有“兄弟三人鼎足而立”之语，颇有噩耗相告，夷阳三哥景之，今年三月间，已去世矣！！

去年三哥的大兄贵生来成都有事，他说三哥的头痛病已愈。记得前年我到夷阳开会见到他，正头痛难忍。头痛已愈，自当令人放心。不料，今年四月间，序波（世洪的儿子）来信，始知三哥三月去世的消息。然而，三嫂本人及六个儿女，至今还未^有一字讣告。我想兄处可能尚未知此事，故特书函相告。望生希展：

四川师范大学公用笺

我们兄弟五人，既在只膝下德载二人。但人逾八十，体力渐衰，饮食起居，应格外注意，以尽其“天年”。这“天年”，用现在科学家估计，约一百五十岁左右。愿与吾兄共勉之！

我现在身体尚健，寢食如常。写书看书，月有常度。早晨起牀，自作“保健按摩”；下午四时，出去散步；中午则午睡，始终保持。吾兄有何保健秘诀，暇时请能见示。

去年台湾出版社为我出版一部《语言之起源》，纪念我到八十寿辰。此书因邮递不便，我只得到十本，已被朋友取去，暂不能让兄指正。希谅！ 姪女即公

夏安！

胞弟景麟 书 五月六日

小波、小寒、小晨、小念

湯炳正

1995.11.15

湯炳正教授との往復書簡並びに唱和

徳島大学名誉教授 文学博士

竹 治 貞 夫 編

『大象人物书简』	文丛『总序』	李辉
----------	--------	----

人总是在矛盾状态中向前走着。

电脑、互联网……一种又一种新的写作工具、交流手段，给我们带来便利，带来兴奋，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失落，带来感伤。十多年前，我曾撰文为电脑写作将使手稿消失而感到遗憾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电脑写作，未来的人们不仅很难欣赏到诸多作者各具特色的墨迹，更难以从字句的修改来了解作者思想的脉络以及行文风格的形成。

当发出如此感慨时，我还没有想到，互联网这一更为便利、快捷的通信方式，已走进我们的生活。“伊妹儿”——一种全新的鸿雁传书，继电话之后，在更大程度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交流习惯。

上网的人们，仍在写信，仍在相互倾谈，但已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绪波动的过程。风格各异的笔迹，被千篇一律的印刷体所取代；书写信封、张贴邮票的亲切，被键盘清脆的敲打声所取代；等待邮差敲门的焦急，拆开信封的激动，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翻阅的悠闲，被电脑显示器上的随时出现的字母和数字所取代……一切都是全新的形式，全新的体验。

不必伤感，不必失落。新的交流方式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书信文化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很乐观。

不过，正因为如此，传统的书信方式更值得我们重视，更值得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关注。这便是推出这套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”的初衷。

在这套书之前，我还主编了一套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，为它写序时，正是2003年4月下旬北京SARS肆虐的时候。今天，又为这套“大象人物书

简文丛”写序，恐惧与危机似已过去。短短两个多月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，每个人都经历了难忘的日子。想必如同有不少人会把自己的感受写进日记一样，我相信也有不少人用传统的书信方式和新的“伊妹儿”方式，向亲朋故旧描述了各自的心理历程和现场目击。许多年后，它们如果有机会发表，都将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反映。

书信与日记一样，是最具个人化的写作之一。原本意义上的书信——如同日记——不是为了发表（一些公开信除外）。写信人可以随心所欲、无所顾忌地与一个既定对象倾谈。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无巨细，均在信中。于是，岁月流逝而去，留下来的私人通信，往往就成了个人生活、社会风情、历史变迁的真实记录。将这样的书信整理出来予以出版，就有可能使文化积累、历史记录多一些角度、多一些细节。同时，一些书信因作者的杰出才能和丰富修养，还有可能在文学创作领域占据一席之地。

这套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”率先推出的是几位作家的书信，它们是巴金的《侠简新编》、胡风的《致路翎书信全编》、路翎的《致胡风书信全编》、萧军的《家书》、孙犁的《芸斋书简续编》、黄裳的《来燕榭书札》。以后，作者队伍将逐步从文学界向其他方面扩展。

应该特别说明一点，本套丛书以及日记丛书书名，均冠以“人物”而非“名人”，一字之差，其实预示着选题拓展的可能。重视名人，但不限于名人，不同领域的不同人物，他们的书信或者日记，只要有历史价值，都将列入其中。我向来相信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原始记录的整理出版，我们对一代又一代人物的认识，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认识，对历史细节的认识，才有可能更接近于客观真实。在这一点上，星星点点的搜寻、发掘、整理，虽不像振聋发聩的鸿篇巨论那样容易引起轰动，引起关注，但在解读历史、认识现实方面，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。这也是我为何一直对史料情有独钟的缘故。

很高兴得到大象出版社的全力支持，在推出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的同时，也推出这套书简丛书。

是为序。

二〇〇三年七月六日于北京

序
一

顾久

序波先生命我作序，我自知浅陋，不敢厕身于汤炳正先生书信集之中，但当年既与汤先生谋过面，又能借此走进先生的心灵，所以允诺。

我得与汤先生见面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念研究生时。同学黎传纪对王力先生的上古韵脂、微两部的分合感到不解，先师殷孟伦指示：可请教章太炎先生的高足汤炳正。于是，我们几个同学便陪着来到四川成都。依稀记得汤炳正先生简陋的客厅正面横挂一幅自书的作品，正文为隶，落款作楷，都极工整古雅。而汤先生端坐在这幅字下，正像这件作品，清矍、文雅、端正，含着笑用一口尖团音分明的胶东腔不慌不忙悠悠道来……之后我分配回贵州师范大学，在古籍书库中借阅莫友芝的《韵学源流》，从登记签名上看到一笔不苟的“汤炳正”三字，似乎又看到清矍、文雅、端坐着的汤先生。

在今年春节假期中，我用三天时间拜读了这本书信集，想要走进这个平凡而又高洁的老人的心灵。

说汤先生平凡，是因为他与所有老教师一样，在长者面前是晚生，在学子面前是教师，在儿孙面前又成了长者。但不太一样的，是他对长者的谦恭与诚挚，对学子的仁厚与严谨，对儿孙的慈爱与期待。说他平凡，还因为他也曾与所有人一道经历过风雨，“文革”中，“想保条命都不容易”（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十一），后来搞市场经济了，操心孩子“停薪留职”是否会吃亏（《致汤俊玉》四），感慨“现在的文化事业，如没有经济后台，

则寸步难行”（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二十八）。但不太一样的，是他对精神境界的追求，对回报人民、报效祖国的忠诚：“现在的社会，虽然不能说是‘向两极分化’，而先富起来的人，确实使后富起来的人，看了眼红。而且靠拿工资吃饭的知识分子，拖到何时能富，确是个大问题。但是，作为一个人，经济生活之外，应当有个精神境界，有个理想；如果仅仅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精神的空虚感，也许比什么都苦。”（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四）“文革”后期，他身体很差，“病上加病”，但仍信守“我一生花费人民的血汗，学了不少东西，总觉得要为人民多做点事，于心才安”（《致汤浩正》三）。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他抱病工作，说：“现在我的病虽比以前好些，但从迁住学校以来，一方面搞科研；一方面培养青年教师；还要为研究生讲课。这样一来，身体不免受些影响。可是，为了‘四化’，怎能推卸责任。”（《致汤浩正》八）

说汤先生高洁，首先是因为他学术造诣高。我觉得，炳正先生的学识像一座金字塔：基座是扎实的“小学”（语言文字之学）功底，中间有历史、哲学、文献学等知识的支撑，顶端则是精熟的楚辞学。信件中，《致刘信芳》诸书信、《致〈东方文化〉编辑部》、《致黎传纪》等，无不显示了这一点。无怪“（章）太炎先生当年曾称他为‘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’；后来章夫人国梨先生又有‘卅年桑海几侵寻，朴学薪传喜有人’的诗句赠他”。至于汤先生对楚辞的造诣，更是为海内外所公认：国内学者称汤炳正先生是“国内最著名楚辞专家”（见《致何新》注释）；国外竹治贞夫先生称他“是游国恩先生之后，中国的楚辞大家”（《致汤序波》二十一）。因此，相当多的信件是围绕《楚辞》展开话题的。说他高洁，还因为他有科学民主、独立思考、创新求真的学术品格和个性，汤先生自我评价：“我的学术个性：（1）专攻学术上的疑难问题；（2）追本溯源，一问到底；（3）不仅谈问题的当然，而且谈其所以然；（4）善于以微观问题为突破口，进而作宏观的理论概括；（5）善于运用新出土文物，破千古难解之谜；等等。”（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十三）说他高洁，更因为他没有将学术看成为稻粱谋、为官阶谋的工具，而是无私地传播着传统文化。书信中，不仅有与姜亮夫、饶宗

颐、王元化、李学勤等大学者的交流，还有大量对无名年轻学子的指点。汤先生并未因此草率，而是寓严格要求于热诚扶持之中，正是“特奖掖后进，责无旁贷”（《致陆天华》二），“我近数年来，为人多而为己少，几乎每天都在为后学审阅文稿与书稿中过生活”（《致刘信芳》二）。

近来读费孝通先生的一些怀旧之作，颇受触动。如怀念曾昭抡先生时，他说：“下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，我上一代人的特点在哪里，不容易看得清楚……我希望自己能超脱出来我这一代，设身处地去想想上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，领略一代风骚。”（《爱国学者的一代人》）又说：“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，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。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（辟疆）先生这样的人，有那样忧国忧民、见义勇为、舍己为人、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，我举目四顾，觉得不那么容易。因此我想，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，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，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，对我们是有益的。”（《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》）因此，身处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，多仰视老一代学者，努力走进他们的心灵，领略一代风骚，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
待此书正式出版后，我愿正襟危坐地展读，不断走近这位爱端坐的老人，再听一听他浓厚的胶东腔，贴近他优美高洁的心灵，从而让我的心灵也优美高洁起来。

序 二	力 之
--------	--------

序波兄嘱为其所编的《汤炳正书信集》作一序，我自知浅薄，不敢置鱼目于珠堆之中。然序波兄执意甚坚，且我往岁负笈蓉城时，曾有幸获景麟公之点拨，始知学海之深之广，故只得承命了。

第一次见到汤先生，是20年前的事。己巳季秋，我在做了3年多农民、14年工人后考入了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硕。安顿好后不久的一个下午，匆匆往数公里外的四川师范大学拜谒心仪已久之渊研楼主人。我先自我介绍，并说明来意，先生则叫我先（在客厅）坐，进书房看我奉上的小稿，约莫过了半个小时，先生出来引我进到书房。……临别，先生微笑地说：我上午工作，下午、晚上，你有空，欢迎常来聊。我暗想，太好了，终得遇如此高人。古语云：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果然。第二次拜谒先生时（1989年12月21日），适好序波兄在，先生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孙子，叫序波，在贵阳工作。”当时，序波兄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，殊有修养（至于其作为先生之出色研究者，是看了敏泽先生2001年3月23日来信的“汤炳正之孙写了一本关于其祖父的评传，写得不错，不知看到了否〔香港出的〕”后，始得知之）。孙之有甚肖其祖父者，此其一也。是年腊月初一，时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罗国威先生找到我说：后天是汤炳正先生八十诞辰，汤先生叫你去吃顿饭。……居蓉的三年间，往渊研楼不知跑了多少遍。其实，我亦不会去记它多少遍，然我记住了先生的教诲，并持之以做人，持之以教书，持之以治学。其实，先生的原话记得不十分清楚了，

然我记住了先生教诲之精神实质：作为一名教师，必须关爱自己的学生，有为师之知识广度和学术深度；作为一名学者，应视学术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不管世风如何变，为文都绝不能暗袭他人之说与默杀他人之长而自说自话（这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学术界，太常见了），要有问题意识，无新的见解或新材料，就不著书，亦不撰文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如此坚守，一直如此努力。

《汤炳正书信集》的出版，自然是很有意义的。先生乃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，其在楚辞学与语言学等领域均有深邃之造诣。太炎先生当日曾许之为“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”，即以清代大儒戴震门下的高足孔广森观之。张之洞说：“由小学入经学者，其经学可信；由经学入史学者，其史学可信；由经学、史学入理学者，其理学可信；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，其词章有用；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，其经济成就远大。”（《书目答问补正》后附《姓名略》）汤先生正是由小学而入，得其师之真传，且殊有“我”之发明者也。读《致刘信芳》（一、二、三、八）、《致黎传纪》、《致〈东方文化〉编辑部》与《致毕可生》诸信，先生小学根柢之深厚与其识力之犀利，便可一斑见豹。

由于先生更是以楚辞学之成就鸣于海内外，故自然有特别多的信是就此而展开。小叩而大鸣，于斯可谓触目珠玑。如《致孙作云》、《致李延陵》、《致赵逵夫》（一、六）、《致黄中模》（一）、《致周建忠》（一、二）、《致吴贤哲》、《致郭维森》、《致廖化津》、《致刘毓庆》、《致徐志啸》、《致戴锡琦》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读着读着，景麟公音容笑貌犹在眼前，其风范仪态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整部书信集，大而言之，我想其意义有二：一、读者可借此而得一窥道德纯粹、清介儒雅、学问渊深的景麟公为人行事与其当日生活身体状况等之一斑；二、对青年学子来说，亦或因此获“渔”之术而大受其益。

就后者言，《致汤序波》与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两组信尤为可贵，其的为“金针度人”者也：“学习有了目的，还要讲求方法。……首先是‘博’与‘约’的结合。一方面是博览群书，一方面是专攻……否则，‘博览’就

会变成泛滥无归，‘专攻’就会导致目光短浅。两者都会使你成为终身读书、一无所成的失败者”（《致汤序波》九）；“能否提出问题，关键在于能否独立思考。如果一个人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，则在看书或看问题时，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，而是主动地分辨是非”（《致汤序波》十）；“一个年轻人，要想在某一方面成家，必须在基本功上付出一定的代价，否则是不行的”（《致汤序波》十二）；“在读的过程中，固然要记住；更重要是会思考”（《致汤序波》十三）；“‘综述’性的文章，能把内容概括出来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如果是‘评价’的文章，则要站得更高、看得更深才行”（《致汤序波》十四）；“围绕中心工作，进行广泛浏览，这是重要的学习方法。比之毫无目的，博览群书，其效果是不一样的”（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十一）；“除了读一般书籍之外，如要深造，一定要读有代表性的文化典籍原书”（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三十三）；等等。我们若能于此等处细加琢磨，便自当大有所获。

不仅如此，这两组信，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景麟公的诸多方面亦十分重要。如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之十三的“我的学术个性：（1）专攻学术上的疑难问题；（2）追本溯源，一问到底；（3）不仅谈问题的当然，而且谈其所以然；（4）善于以微观问题为突破口，进而作宏观的理论概括；（5）善于运用新出土文物，破千古难解之谜；等等。……我性格内向，生活上进取精神不够，但学术上却勇于奋进与探索；我处事谦和，但对学术问题则当仁不让，不逊权威”；《致汤序波、孟骞》之四的“作为一个人，经济生活之外，应当有个精神境界，有个理想；如果仅仅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精神的空虚感，也许比什么都苦。我的看法，你如果有机会，也不妨‘去撞撞大运’，而最后的目的，应当是有了钱，就用它来办个出版社，或者办个有意义的刊物，在文化事业上，做个有贡献的人”；等等。

此外，站在后者的立场上看，他关于如何看待“唐宋类书”（如《致稻畑耕一郎》一）、如何做学问（如《致王利器》）、如何看待“论据”与“推理”的关系（如《致张中一》二、《致吴贤哲》与《致谭庆虎》等）、如何“处理资料上的矛盾现象”（《致杨乃乔》一）等等，同样启人之思、益

人之智、增人之识，价值不菲。

“文革”末，先生在患了多年的心脏病后，又得了肠胃病，然仍要“好些再搞科研”——“我一生花费人民的血汗……总觉得要为人民多做点事，于心才安”（《致汤浩正》三）；而新时期初，其病比以前好些，便“一方面搞科研；一方面培养青年教师；还要为研究生讲课……为了‘四化’，怎能推卸责任”（《致汤浩正》八）。又，先生《致竹治贞夫》（十四）与《致郭在贻》（四）分别有“我生平在科学研究上，一贯强调‘创新’，但晚年见学术界多以标新立异为能事，故我又特别提倡‘求真’。尝谓：‘科研必须创新；但创新的本身不是目的；创新的目的在于求真。’所谓‘真’，即指事物的本来面貌与历史的客观规律”之“倡”与“当前社会风气不正，学术风气也不正，像你我辈纯粹从事学术研究者，已成‘古董’。而‘学术贩子’、‘学术扒手’却所在多有，可叹”之“叹”。而我们从诸如这“要”、这“怎能推卸”、这“倡”、这“叹”中，看到了景麟公与其同时代和其师辈的那些优秀学者们的精神风貌。在学术风气特别浮躁与为导师者时有忘却自己之承担的今日，走近景麟公们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

先生已去了，永远不再回来，而先生精神与智慧之光却亮着、亮着，将长久长久地亮着……

目 录

001/ 序一 ——顾久

004/ 序二 ——力之

第一辑 致社会各界人士及团体

003/ 致汤国梨（五通）

一九六〇年十月廿日～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二日

008/ 致中华书局编辑部（一通）

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

009/ 致孙作云（一通）

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

011/ 致李延陵（一通）

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日

013/ 致姚奠中（七通）

一九七三年二月廿日～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日